

青春都去哪儿了，城市追梦人？

一本充满暖爱的青春修炼手册。青春不仅是年华，而且是心境。

壁春

容三惠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喧春者

容三惠 著

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望青春/容三惠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559-0169-3

I.①望… II.①容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4803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271 000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 录

引凤	001	孝心	023	恩爱	045	惊魂	061
婚变	068	降祸	081	拜师	089	调动	103
暗恋	108	练车	117	谋职	127	济贫	157
摔伤	181	贪欲	189	入狱	206	助学 ²²⁹	
恩师	249	解困	261	转机	270	失恋	289
礼物	297	吊丧	309	捐遗产	318		

引凤

没有走出学校大门时，我从来不考虑外面的事情，终日便是吃饭、学习和休息，课本是我形影不离的伴侣，习惯了这种单调有规律的校园生活。当完成学业融入社会这个大舞台时，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，面临的将是就业、成家、买房等一系列大问题，像一座座大山堵在我必走的大道上，等待着我一步一步去翻越。对我这个贫民后代来说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自去闯关，去承担，是何等的艰难啊！感谢上帝，我的运气还不错，毕业不久被分配到本省城一家 S 公司。我在这家公司里，其实就是个跑腿打杂的廉价劳力，办个琐碎事什么的。渐渐地，当初我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像扎破的车轮在慢慢撒气，感到灰心失望，处境不佳。但我热爱城市，因为就业机会多，可以使我们农家孩子得以生存，而且它比家乡美丽可爱，生活方便。

在本省城东郊，我和同事合租一间简易的小平房。原来这里是一个私营造纸厂，现在已经搬迁了，留下一间一间的职工宿舍，都对外租出去了，我们租的那间房是原来的传达室。我抬头望望那灰蒙蒙的墙壁，伤痕累累，黑一块，白一块，灰一块，感到很不舒服。紧靠两边的墙壁各放一张骨瘦如柴的小木床，坐上去“叽哇”响，像谁踩着了猫尾巴，当它趋于平静时，我身子稍微一动，它又欢叫起来。这是早该扔掉的破烂，却来侍候我们贫民后代，但一想到房租便宜，也是我们理想的选择。我把紧靠床位的墙壁上贴上一层白纸，像破衣烂衫上补了一块新补丁，有了点醒目干净的地方，这赢得了同事对我的表扬。同事比我大两岁，身子单薄瘦弱，小眼睛，尖下颏，一头黄茸毛，像黄土地上生长的营养不良的小黄草，一看便知也是贫家子弟。我们是一同被招进公司的，有缘相聚在一起。同事望着我贴好的墙壁说，不错，像围裙似的，弄不脏咱的衣被就行了。又抬头望望锈迹斑斑的窗栏，窗外天高地阔，阳光灿烂，时值春天，给人暖融融的感觉，说比住北京的地下室强多了，能见见红太阳，这就是最大的享受。我指着窗口下那张没皮的老桌子说，还好，有张破桌子，能放放台灯摆摆书，有个看书学习的地方。我想在校十多年养成的看书习惯不易一下子改掉，有张书桌是必要的，破货也不赖，只要它有利用价值就行，否则，我们还得铺张浪费呢。让我感到最高兴的是桌子上有一部旧电话机，可能是房东保留着它，便于询问这里的房租情况吧。不管为何，有了它，我就可以经常和家人通通电话，即使我付费，也心甘情愿。我家就住在村委会旁边，以前父亲常去村委会给我往学校打电话，现在我这里有电话就方便了。安好住处，我先给父亲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，以后打这个电话，他的儿子就能接到。

有天下午，老天哭丧着脸想流泪，但也没有挤出泪来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到居室，刚把身子撂在床上，桌上的电话就高歌起来，再加上小木床的“叽哇”声，屋里热闹起来。这会儿我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了，只想安静地喘喘气，休息一会儿，它们都叫唤起来了。我懒洋洋地抓起话筒，听到里

面的声音是乡下老父亲打来的，老人家为我做的贡献太大了，我不敢慢待，慌忙折身坐起来，耳朵吻着话筒洗耳恭听。他说，天龙啊，家里供你上大学不容易，把粮食牲畜都卖了，爹娘在窑场下苦力挣点钱都给你了，还欠着外债，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，以后谈恋爱的事，别再指望家里了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

我知道爹娘都一把年纪了，在当地窑场挣几个血汗钱不容易，都给我花了。父亲说的是实情，只是觉得他为我考虑婚事有点早，我刚有个干活的地方，还顾不上自己吃喝呢，拿什么养女人？现在的一些女人钱迷心窍，贪图享受，见了“钱”老板，浑身都软了，卖弄美色，卑躬屈膝，像白骨精勾引唐僧般的柔情蜜意，但“钱”老板并非唐僧般思想坚定，便一拍即合立马亲密无间。大多是老牛吃嫩草，她们也心甘情愿。可我是个穷光蛋，怎能和她们拉近距离？我说，爹，不急，还早着呢。

不早了，和你一般大的毛孩办喜事了，我是刚从他家回来。老爹说。

我知道在乡下谈婚论嫁早，一般十七八岁就恋爱了，二十岁左右就结婚了，爹是受人家感染了，看人家娶儿媳妇，他着急了，可在城里大龄青年多得很，有的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呢，五十多岁还更换老婆找小姐呢，当然这是钱烧的，也可以说用钱买的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女方不是嫁人而是嫁钱呢。我才二十五岁，正是创业的好时候，离三十岁还有几年呢。我的主意是找对象不能凑合，这不像在商店里买东西，因为急需随便买一个先用着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换换。可老婆不是随便更换的，一旦娶到家里，就终身相伴了。如果想换就要破财倒运了，若有了孩子，孩子就是直接受害者，要么没爹，要么没娘，难有幸福可言，关键是每人的精神伤害是无法弥补的，所以我拿定主意要找自己喜欢的，起码看着不反感的姑娘。如果对方温柔善良、善解人意就更好了。我知道有幸娶到好老婆，那是男人的福分，就会潇洒地度人生，不白活一回。如果娶个恶婆娘，男人会减寿的，即使不患病，也叫你气个半死，没有高兴的时候，活得窝囊。但好与坏在婚前是无法验证

的，只好碰运气了。我愿自己有好运，装作很随意地说，爹，别急，这事可遇不可求，慢慢来。

老爹似乎在吼，你不急我急，年龄越大越花钱，你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这是重要任务。

我明白爹的意思是花钱花怕了，他多年的血汗被我吸干了，为求学，我像个吸血虫，如今报不了恩，不能再搞剥削了，可我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呢，一旦找个女孩，不花钱，人家也不愿跟我呀。我笑笑说，爹，我真想单身一辈子，吃吃喝喝、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多舒服。

父亲不乐意地说，这叫不负责任，自私，只图自己享乐，都像你这样想，地球上就没人了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传宗接代，延续生命，这是社会责任，是人生义务。

我觉得爹认字不多，说的话还挺在理，刚才好像是他来了灵感，说话还文绉绉的，像个文化人似的，安慰他说，爹，好，听您的，您不用为我操心了。要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您还真帮不上忙。

浑小子，还给我要嘴皮，我是说没经费支援你了，你自己想办法，最好在城里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有钱的姑娘。

我皱着眉头苦苦地笑笑，明白父亲是不想再为我操心了，可我一无所有，人家姑娘谁愿意上钩？我说，爹，您别光想美事了，咱家的条件就那样，人家条件好的能看上我吗？

这难说，有些姑娘不讲家，只讲人。你长得像军官样，说不定有好姑娘看上你。爹紧接着对我说。

我知道老爹的意思，是在提醒我把此事放在心上，让我不花钱找个好对象。我也承认有好姑娘不看重钱财，可少啊！我哪有福分遇到“她”？我不想跟爹多说了，嘿嘿笑笑说，这事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便把话筒摁在电话机上。我沮丧地猛然仰面躺下，小木床晃悠悠地又“叽哇”起来了，声音由强变弱，“哼唧唧”像受了欺负似的满腹怨言。我全然不顾，只是望

着天花板发愣怔，思想却飞扬起来，想到自己身处的环境，虽然常接触几个年轻女子，但都已婚，咱总不能插足吧。再说，人家一个比一个时髦，都妖精样，谁能看上我这个乡味十足的穷小子？还不花钱？即使花钱，人家也不一定看上我。父母不嫌儿丑，我长得真像军官样吗？我顺手掏出衣兜里的黑钱夹，内里镶嵌着一块亮晶晶的玻璃镜。我对着眼片照起来，四方脸，赤红色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也很有精神，虽然五官没有什么突出的特征，比如黑痣、胎记什么的，但还算端正，看着顺眼。只是身材不足一米七，仅这一点就被人家列入三等残废了。人家条件好的姑娘，都是按条件招驸马哩，家庭、学历、身高等都高标准严要求。可我呢，哪方面突出？禁不住暗自发笑，做梦娶公主想得美，连姑娘都接触不到跟谁谈？可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一般限定在三五年之间，有幸遇到好姑娘算自己幸运，遇不到就可能倒霉败运，如果超出这个时限没找上，以后的婚姻可能更差劲。所以应不失时机，提前谈也不错。也许老爹说得对，年龄越大越花钱，那些老板找小姐，哪个不是钱砸出来的？基于自身条件，既少花钱，又想找到满意的对象，谈何容易？面对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人际关系，陌生的人流，到哪里去找姑娘群体？

我开始观察城市的环境及不同场所，一切为找对象服务。一个个城市像一个个高矮胖瘦、大小不同的人体，五脏俱全，都有高楼、大街、医院、商店、学校等，供市民生活所需。不同的是大城市地盘大、楼高、马路宽、名气大。小城市相对小一些，但也有优势，人少、空气好、交通方便。我想只有在公共场所，才能接触到年轻姑娘。凡是我走过的地方，就留心观察，比如在大街上、车站、商店等，见了不少长相一般的女孩，却没有一个让我心动的，当时就想如果碰到中意女孩，我只管向人家表白，取得联系，如果人家怀疑我精神上有毛病，然后再证明并非如此。经过一段观察令人失望。我又想到了舞厅，那是男女相互交流的场所，是找对象的好地方。但舞厅的女孩大多是开放型的，听说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女人不风骚，档次不够高，男

女一风骚，便是高尚情操。我有点顾虑，找对象还是不想要开放型的，但目标难寻。又一想，只要看着顺眼，像我这样的条件，人家不嫌我穷就行了，要紧的是先寻好目标，然后帮人家改变环境。

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，南方开放得很火爆，内地也紧跟步伐。大街小巷几乎处处可见大小舞厅，还有广场附近的露天舞厅。这些舞厅有的是会议室改装，有的是仓库改装，有的就在露天广场一角，简单装修一下，安点红红绿绿的灯光，再装上音响，周围放一些简易的凳子就行了。有的单位开舞厅，工会还鼓励员工跳舞，说是娱乐、减肥、锻炼身体，也是增进同事之间友谊的活动场所。一般大街上以营利为目的的舞厅，装修要复杂一些，档次高一些，门头上要悬挂忽明忽暗的霓虹灯，舞厅里的舞池周围摆着简易的茶座，跳舞者跳累了就坐在一起喝茶、聊天。服务台上摆一排排热水瓶，茶水随便喝，其他食品和饮料另收费，一般都不破费。进舞厅男宾要票，女宾不要票，一般每张舞票都在 5 元以下，如果买月票更便宜。跳舞时间在早上和晚上，当时跳舞是一件很时髦的娱乐方式。无论单位和个人有贵客来，为表示热情招待，吃过晚饭都要到舞厅唱歌跳舞。舞厅里不限年龄，谁都可以跳，但多半是中青年男女。里面的光线昏暗，彩灯闪烁，悦耳动听的音乐不停地回荡。还有显示歌词的屏幕，有乐意唱歌者，可以点歌一展歌喉。一对对男女半推半就拥入舞池，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。有的精神饱满昂首挺胸跳快步，有的和颜悦色跳慢步，有的柔情似蜜窃窃私语，有的与女友谈情说爱，时不时还做个亲昵的小动作。从他们喜悦的表情中，可以看出跳舞带来的快乐。

半年后的某天晚上，公司里有个应酬，通知我陪客人到舞厅跳舞。我吃过晚饭洗漱一番，对着镜子照照面容，看到脸上的毛孔有了色素沉淀，赤红色的皮肤干巴巴的。我掩耳盗铃地避开了自己的脸，从来不抹润肤霜的我，随手拿起盆架上同事的润肤霜，看看牌子是“大宝 SOD 蜜”，又看看功效：

美白补水，长久保湿，滋润肌肤，这不正适合我干燥的皮肤吗？我慌忙拧开盖，当即闻到淡淡的很舒心的馨香味，用力一挤“扑哧”挤出一手心白糊膏，双掌对搓涂在脸上，立刻像地皮上下了一层白霜。我暗自发笑，这是占人家的便宜占大了，结果适得其反了，只好又用湿毛巾将满脸白霜擦去。此时我想起了出差时，看到火车上的女孩在洗漱台旁洗漱化妆时的情景，她们在脸上拍水，上乳液，将眼霜小心翼翼地涂在眼周，用食指绕着眼周反复画圈，之后双手在双颊上噼噼啪啪地拍打，接下来很认真地描眉、化妆、涂口红……哪怕是豆腐渣工程，也要把表面文章做足。我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富余时间，只是重新在脸上抹点大宝，顿时觉得皮肤润白富有弹性和光泽，很舒服。心说同事啊同事，你不要吝啬这点润肤霜，今天你帮了我的忙，明天我一定加倍赔偿。此时，我恍然大悟，感到同事比我的情商高，平时注重仪表，原来也是为了招蜂引蝶啊！我又整整发型，对着乌黑的发丝喷洒隆力奇定型保湿啫喱水，立刻，头发上便散发出浓浓的薄荷香味。平时那乱糟糟干巴巴的发丝定了型，显得黑亮湿润有型。然后我又换上白衬衣，扎上花领带，穿上深蓝色西装，像大闺女上轿似的打扮一番，确实增添了几分气质，人模狗样的，比平时帅气多了。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：三分长相，七分打扮。这话不假，同样一个人，你只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出彩，看看那些演员，老、中、青、少年的模样都是打扮出来的。我同客人一起去荷花舞厅。这家舞厅在一条背街上，有点隐蔽，但很有名气，来跳舞的人很多，据说这里的女孩很开放。我来这里目的不是跳舞，而是打着陪客人的旗号寻恋爱目标呢。我无心观赏舞厅里的温馨美景，只是把目光洒在服务小姐身上。在闪烁的若明若暗的霓虹灯下，一个个服务小姐身材苗条，穿着低领袒胸的服装，有意炫耀优质的皮肤和女性的特点，是不可多得的画家笔下的美模。我感到一阵阵惊喜，庆幸来到了一块风水宝地，易寻满意猎物。心说这里太好了，难道世上的美女都集中到这里了？她们温柔多情的言行很暖人。我明白她们都比较浪漫、开放，只要你有钞票，她们就乐意上钩，并非是男女比

例失调，而是人家就是做这门生意发家致富的。虽然我对她们鄙视，但想想自己的处境和现在的新潮女孩，老老实实等待优秀贞洁的美女出现，恐怕比去西天取经还难，只能过单身汉日子了。回想上初中时，就有同学谈情说爱了，上高中就有人私下给他们配对成双了，只是逢场作戏，都没有当真事，说散就散了，上大学谈恋爱家长老师都不管了，有谈成的，后来就结婚成家了，也有各奔东西的。在这里可能女人的思想比男人还开放，将性行为看得很淡。我陪客人坐在舞池边的茶座旁，一会儿两位有身份的客人都被小姐邀请去跳舞了。他们好像是久经锻炼的跳舞高手，虽然都中年了，但都精神焕发，舞姿老练，笑容满面，和小姐跳得自然合拍。平时我发现单位领导办事，首先就是请上司或客商吃喝玩乐，然后赠送礼品使人家高兴了，事就好办了。我猜想这两位客人，可能是有权的官员，领导私下点拨我别死心眼儿，要见机行事。我明白其意，我的任务是陪他们步入舞厅，要给人家行动自由。我只需给舞厅老板交代一下，回来买单就行了，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。

正当我沉浸在丰富的联想之中时，有位身穿紫罗兰旗袍的姑娘，丰乳、肥臀、蛇腰，裸露着洁白的胳膊和隐约可见的双腿，使人感到文静高雅，亭亭玉立，犹如含香蕴玉，婀娜多姿，飘然而至。我觉得她的装束有别于其他姑娘，没有丝毫的放荡之举，这给我很好的第一印象。她彬彬有礼地打个手势邀我跳舞，也正合我意。我们双双拥入颇大的椭圆形舞池里。

在闪烁的霓虹灯下，随着“咚嚓嚓、咚嚓嚓”的舞曲，一对对男女旋风般地跳着舞。我和那女孩边跳舞边畅谈，很快就拉近了情感距离。她渐渐在我心中完美起来，我怕她从我手中溜走，就不愿再和别的姑娘跳舞了，想紧紧抓住她。我喜欢她扁平的后脑勺，衬得头形左右宽而圆，前额饱满。我还喜欢她蓬松的波浪式的披肩发，用红手绢扎在脑后特别好看。弯弯曲曲的刘海儿垂在额前，像一条条黑色的皱纹带，显得格外精神洋气。我还喜欢她那双水灵灵亮晶晶的大眼睛瞧我一眼，富有磁石般的吸引力，使我失魂落

魄。 我还喜欢她那自然红润肉嘟嘟的樱桃口，想让人吞吃它。 我曾听母亲说过，男人嘴大吞猪羊，女人嘴大吃麦糠，找女人不要找高颧骨尖下颏的瘦弱女子，那是寡相，命苦，可这位姑娘是一副标准的福相啊！ 她也看破了我的心思，觉得我很喜欢她，就时时处处迎合我，顺从我，似乎对我也很感兴趣。 她和我的身材一样高，舞跳得很美，这不难想象是久经锻炼的结果，可以说是她带着我跳的。 我的舞还是在学校学的，跳得半生不熟，说也怪，在她的带动下，我渐入佳境，跳着跳着竟然应对自如了，想起来同学说过的一句话，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。 这话真的应验了，这是我第一眼看上的女孩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形的吸引力，大有相见恨晚一见钟情的感觉。 当我想对她的身份再深入探索时，她很聪明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，我是这个城里的一颗微尘，轻飘飘，没有家，没有着落，随风飘零……最后她还说，我们只要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，如果有缘分，应该还会见面的。 听着她朦胧的文绉绉的语言，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个才疏学浅的姑娘。

我知道这是一个风花雪月的场所，如果没有自我约束，就很容易放荡不羁。 我被她的外表和语言紧紧地吸引着，她是我理想中的天使了，正因为有这种情绪，促使我对她格外亲近，我不想询问她的过去，只想拯救她的未来，我觉得是真心爱上她了。 我轻声问，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她含羞微笑柔声说，你不必这么叫，就叫我青叶，是我妈起的。 因为我妈爱着急上火，常常摘俺家屋后那片竹林里的竹芽熬茶败火。 我妈说她喜欢青色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看到青色心里就凉丝丝的，很舒服。 你觉得我的名字好吗？

好，我也很喜欢。 我的嘴巴贴近她的耳朵亲切地连声喊，青叶、青叶。

她龇牙一笑，鼻子眼都笑开花了，逗人喜爱。 然后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杨——天——龙。 我故意拉长声音说得很慢，而且提高了音量。 尽管我的声音在提高，也压不住“咚嚓嚓”的舞曲声，还有点歌人的唱歌声，因此只有我们二人能听到相互交谈声。

青叶带着羞涩之意笑嘻嘻地说，你的名字真好。

我笑了，问她好在哪里？

她说，听着你的名字，就会想到天上的龙，龙腾虎跃，真龙天子，帝王名啊！将来准是个大人物。

我们俩跳着慢四步，像在左右晃悠，一手搭肩，一手抱腰，时而面对面，多半是我的嘴巴贴近她的耳朵很亲密地交谈着。我的心思不是用在跳舞上，而是想给她多说说话，探出一些个人信息。我高兴地说，青叶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，我哪有那尊贵的命啊！可能是父母望子成龙，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

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投机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，不管说的是否废话，双方都乐意听，我觉得这就是投缘吧。我们边跳边愉快交谈，跳到深夜舞曲将尽时，我抬腕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，舞厅里的人渐渐稀少。我心急想吃热豆腐，想紧紧抓住她和她畅谈，不愿分开，便悄悄向她提出了暧昧要求，她竟然含情脉脉地答应了。这让我十分惊喜，她也一定是看上我了，我要不失时机紧紧地抓住她，以便今后加强联系，相互了解，把她作为恋爱目标。

她带我来到一间单人房，走到门口“啪嚓”摁一下开关，霎时房顶中央的吸顶灯透过白色暗花玻璃罩，释放出亮光，光线柔和而明亮。我看到房间中央，横卧着一张席梦思双人床，白墙壁白地砖白被褥成为这间房里的主色，周围摆着淡黄色沙发、桌椅、电视等。我是第一次步入这样的场景，在幽静的氛围中，我感到这里宽敞温馨舒适，心里也免不了紧张兴奋。我们洗漱完毕，都赤裸裸地躺在床上，既舒展又惬意。她拉拉被子轻轻为我覆盖，我顺势抱紧了她。我觉得她善解人意，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好女孩，完全抛开了“轻浮”之言，认为这叫情投意合，两相情愿。如果是我不喜欢的姑娘，她这种举止就另当别论了。男人的话狗皮袜子没反正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她浑圆的身躯冰清玉洁，充满生机活力和洋溢着青春气息。我抚摸着她那细嫩、光滑、洁白得像绸缎一般的肌肤，还释放着草莓沐浴液香味，好，真好，

这个好是从手上传到心里去的。我紧贴着她的前胸，那丰满的乳房像暄腾腾的圆馒头上安一个红甜枣，觉得它弹软，光滑，带着体温，像混合着奶味和芝麻香味似的，麻醉着我吸引着我。我想抚摸它、吞吃它，感到很可爱。我们相依相偎，柔情蜜意，让我陶醉，紧接着我如饥似渴地切入主题，如火山爆发般地向她侵袭。那一刻我好像掉入了万丈深渊，在深谷里拼命挣扎，充满热血的心潮在汹涌澎湃，并将内心所有的沮丧、压抑、郁闷、晦气全部都排泄出来了，内心是多么的狂喜，如一个胜利的勇士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高地，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我胜利了，解放了，自由了。在我疯狂之时，并没有不顾及她，而是时时刻刻察言观色，唯恐惹她不高兴。她在我身下显得是那么欢欣鼓舞，那么甜蜜幸福，那么温顺可爱，扭曲的肢体如决堤的浪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温柔的双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抚摸着，整个身躯像辽阔的大草原，在我的狂风暴雨扫荡下，每一根小草都仿佛在颤动。她也在努力迎合我，倾心献计。我想她一定心态很好，也非常爱我。当我们失去理智后情感都归于平静时，她像我五脏六腑的某部分，不可分割了，让我着迷心醉。不料，她却一扭脸像生气的样子给我个脊背。我想考验她是否真的生气了，也翻身这样对她。我听见她轻轻的叹息声，过了一会儿，翻身伏在我肩膀上亲昵地说，天龙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
二十五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？

是。我觉得这是我骄傲的资本，是我的优势，除了这，我一无所有。

你会爱我吗？

我心里一颤，也翻过身来，高兴地将她拥在怀里，连声说，青叶、青叶、青叶，我一辈子都喊不烦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我对她不由自主有一种亲近感，这种感觉可能来源于色迷心窍，或她的容貌，或她温顺善良的个性，我说不清。我只想拥有她，用最大爱的力量紧紧拴住她，拴她一辈子。我激动、兴奋、情不自禁地说，青叶，嫁给我吧，我一百

个愿意。

她摇摇头说，不可能，男人大多口是心非，像我们这样低贱的身份，谁会爱呀，只要走出这个屋，就如同陌路人了。不过我也不会把你的话当真，不会强求你什么，也不会拖累你。她说着，两行热泪已挂在两腮上，进而滴在我粗壮的赤红色胳膊上。她是多么想找一个懂事明理的大学生作为终身依靠啊！

我觉得她的泪水暖融融的，像虫子爬似的痒痒，见她落泪，我很心疼。我伸手给她抹抹面颊上晶莹的泪珠，明白了她的心思，她是想寻到一个靠得住的知冷知热的好男人吧。我也想到她一个女孩在这座城市里孤孤单单无依无靠，如果有人欺负她，也没有人保护她，不觉对她饱含怜悯之情。她若成了我的女友，我决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于是我很认真地说，真的，我很爱你，今生今世永不辜负你。

她破涕而笑，并没有把我的话当真，只是想不知有多少男人在此时此刻都会这么说。

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接触的时间短暂，她的话语也不多，但她的言行举止，音容笑貌，牢牢地装在我大脑里，我总觉她是真心喜欢我。我是深深地爱上她了，使我明白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见钟情的含义。

事后，我像一头死心眼儿的驴，处处都想围着她转，时时刻刻都想着她，发誓我这辈子竭尽全力使她幸福，把她牢牢拴在自己身边，尽快让她脱离那种场所。有天晚上，我又去荷花舞厅找青叶，还特意为她唱了一首歌：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，满山的鲜花只有你最可爱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你是我的牵挂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永远的玫瑰花。这是庞龙的歌，借来对青叶表达心意。

青叶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意，对我笑笑说，谢谢！

这两个字让我高兴得三天三夜没睡眠，比看见爹娘、发了大财还高兴。

我想蹦想跳想欢唱，走起路来腿脚轻松，说话爽快，办事利索，心情格外舒畅，感谢领导让我陪客人去舞厅，有幸和青叶相识相聚。我的兴奋，却惹恼了同事。夜里，我在床上想青叶的时候，隔一会儿，就不由自主地翻翻身，有时还捶捶被，那床就“叽叽哇哇”地叫唤起来，夜深人静，断断续续的“叽哇”声很响。同事不耐烦地说，你是怎么啦？一会儿一“叽哇”，一会儿一“叽哇”，还叫人睡吗？

我说，睡不着。

睡不着别叫床犯神经啊！他的口气饱含着极其不满的情绪。

我是个大活人，不能不叫动吧！我不乐意地说着，又不由得动动身子，那床又发出轻微的叫声。

三个晚上都这样，有病去找医生啊！同伴对我极其不满，愤怒地说。

我说，我没病。想说要有病就是相思病，觉得不妥，事没成之前不能炫耀，否则，不但泄密还受人嫉妒呢！他不懂我的心思，这是我心中的秘密，也是美事，难得遇上意中人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所以我对同事的发火一点也不生气。

你是严重的失眠症，这不正传染我吗？

我心说，想得美，传染你，我自己乐。

他接着说，你赶快服点安眠药，老实会儿，不然，我头要爆炸了，休息不好头疼，晕头鸭子样，你还叫人活不叫？

我看不清同伴的嘴脸，他一定是眉头紧锁，气得五官挪位，一副丑陋不堪的怒容。我连忙说行行行，明天晚上我吃安眠药。我说了这话，才停止了同事娘们儿似的抱怨。

我们躺在床上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斗了一会儿嘴，更没有睡意了。我看窗口，外面亮着淡黄色的月光，洒进窗口下的桌面上，照出一片亮光，使屋里有微弱的暗光。我从小就喜欢月光，常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在月光下跳绳、捉迷藏等，有一次在月光下去村南坑里洗澡，被父亲拉出来狠狠揍了一